

老人与海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美] 海明威 著

(E. M. Hemingway)

段梅英 译

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书目

老人与海

[美] 海明威 著

段梅英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人与海 / (美) 海明威著 ; 段梅英译.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500-2597-4

I. ①老… II. ①海… ②段…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6454 号

老人与海

[美]海明威 著 段梅英 译

出品人 杨建峰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刘云
美术编辑 松雪王进
制作 傅巧贞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7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00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00-2597-4
定价 28.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54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1899—1961），美国作家、记者，“迷惘的一代”作家中的代表人物，20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他以文坛硬汉著称，作品中蕴含勇敢、直率、坚定的独立精神，代表美利坚民族精神，在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海明威一生获奖颇多，其中《老人与海》先后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

《老人与海》是海明威于1951年在古巴写的一篇中篇小说，于1952年出版。该作围绕一位老年古巴渔夫，与一条巨大的马林鱼在离岸很远的湾流中搏斗而展开故事的讲述。老人每取得一点胜利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后遭到无可挽救的失败。但是，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他又是一个胜利者。因为，他不屈服于命运，无论在怎么艰苦卓绝的环境里，他都凭

着自己的勇气、毅力和智慧进行了奋勇的抗争。大马林鱼虽然没有保住，但他却捍卫了“人的灵魂的尊严”，显示了“一个人的能耐可以到达什么程度”，是一个胜利的失败者，一个失败的英雄。这样一个“硬汉子”形象，正是典型的海明威式的小说人物。

在写作技巧上，《老人与海》没有精雕细琢，也没有微妙深奥，然而只不过是简洁质朴、文字平定而已，开拓了小说的描写空间，丰富了小说的文学意蕴，使人产生一种“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的感受。瑞典文学学院院士霍尔斯陶穆称赞海明威：“《老人与海》是一部异常有力、无比简洁的作品，具有一种无可抗拒的美。”

本书除了收录《老人与海》这部代表作品外，还附有《乞力马扎罗的雪》《塞纳河畔人》等文章，带你一起领略“硬汉作家”海明威的人生哲学和道德理想。

2018年1月

目 录

老人与海 / 001

乞力马扎罗的雪 / 145

塞纳河畔人 / 202

克拉克河谷怀旧 / 209

老人与海

他是一位老人，独自在湾流中的一条小船上钓鱼，到今天已经过去八十四天了，但是一条鱼也没逮住。最初的四十天里，有一个男孩子陪着他，跟他学习捕鱼的本领。但是才过了第四十天，那个孩子的父母对他说，老人现在简直是倒霉到了极点。所以孩子听从了父母的吩咐，上了另外的一条船，并在第一星期就捉到了三条大鱼。孩子看到老人每天回来的时候，船总是空的，心里感觉非常难受，他总是走下岸去，帮老人拿卷起的钓索，或者是鱼钩、渔叉，还有绕在桅杆上的帆。帆上用面粉袋打着补丁，看起来就像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

他的脸颊上有些褐色的斑点，那是在热带海域太阳反射所形成的皮肤癌。褐斑从他脸庞的两侧一直蔓

延开来。他的双手经常用绳索拉大鱼，留下了很深的伤疤。但都是些陈年老伤，没有一处是新的。它们古老得就像是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样。

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古老，除了那一双如海水般湛蓝的眼睛，充满着喜悦与不屈。他们两个人把小船停泊好，走上岸的时候，那个孩子对他说：

“圣地亚哥，我又可以陪你出海了。我家挣到了一些钱。”

老人教会了那个孩子捕鱼，孩子非常爱他。

“不！”老人说道，“你遇到了一条交好运的船，和他们继续待下去吧。”

“但是你是否还记得，有一次你八十七天都没有钓到一条鱼，但是却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每天都逮到了大鱼。”

“我记得。”老人说道，“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没

有把握才离开我的。”

“是爸爸让我走的。因为我是他的孩子，所以不能不听他的。”

“我知道。”老人说道，“这很正常。”

“爸爸他没有多大的信心。”

“是啊！”老人说道，“但是我们有，不是吗？”

“对！”那个孩子说道，“我能请你去海滨饭店喝杯啤酒吗，之后再带着这些家什回去。”

“为什么不去呢？”老人说道，“我们都是打鱼人吗！”他们坐在饭店的露台上，许多渔夫拿老人开玩笑，但他却并不生气。一些年长的渔夫看着他，心里感觉很难受。但是他们并没有表露出这一点，只是礼貌地说起洋流，谈论着他们传送吊索的深度，天气

一向晴朗，还说起他们的见闻。那天捕鱼成功的渔夫早已经回来，剖开他们捕获的马林鱼，并且把它们展平放在两块木板上。木板每头站一个人，他们踉踉跄跄地抬着木板送到鱼房去，等着冷藏库来把这些鱼运到哈瓦那的集市。那些捕到鲨鱼的人们就去小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把鲨鱼悬挂起来进行处理加工。取出肝脏，切掉鱼鳍，剥掉鱼皮，把新鲜的肉切成条状以备腌制。

每当刮东风的时候，鲨鱼加工厂就会沿着海湾送来一股腥味儿。但是今天只有那么淡淡的一丝，并且逐渐消失。因为风向转到了北方。因而露台上阳光明媚，天气宜人。

“圣地亚哥。”那个孩子说道。

“哦。”老人回答说。他一只手正端着酒杯，好像在想着很多年前的事情。

“我去弄点儿沙丁鱼给你明天吃吧？”

“不，你去打棒球吧。我划船还可以，再说罗赫略会帮着我撒网的。”

“我真的很想陪你一起去，就算不能，我也特别想多少为你做点事情。”

“你已经请我喝了一杯啤酒。”老人说道，“现在你已经算是个大人啦。”

“你第一次带我出海时，我有多大？”

“那时候你五岁。你还记得吗？那一天我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拖上船去，它险些把船撞得粉碎，你还险些丢了性命。”

“我还记得它的尾巴拍打着船舷，座板也断裂了，还有用棒棍抽打的声响。我还记得你把我扔到船头，那里有湿湿的钓索卷儿，我感到整条船在颤抖，听见你用棍子啪啪地打鱼的声音，就像是在砍倒一棵树，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浑身散发着一股甜滋滋的血腥

味儿。”

“你是真的记得那回事儿，还是因为我不久前刚跟你说过这事儿？”

“我记得我们见面后的每一件事。”

老人用他那双饱经风霜但目光坚定的眼睛充满爱怜地望着他。

“倘若你是我的儿子，我一定会带你出去闯一闯。”他说道，“可你是你父母的孩子，而且现在又跟了一条交好运的船。”

“我去给你弄沙丁鱼来好吗？我还知道去哪里能弄到四份大鱼饵呢。”

“我今天还剩下些，我把它们放在盒子里用盐腌好了。”

“那我给你拿四条新鲜的吧。”

“一条就够了。”老人说道。他的希望和信心从来没有离开过，一直都在，但此时却又像微风初起时那么鲜活了。

“拿两条吧。”孩子说道。

“那就两条吧。”老人终于同意了，“你不会是去偷吧？”

“我倒是想那样做，”孩子回答说，“但是这些是我买来的。”

“谢谢了。”老人说道。他心地单纯，不知道什么时候居然变得这么谦卑了。但是他知道他已经变得谦卑了，明白这并不可耻，也并没有给尊严带来什么影响。

“看看这洋流，明天准会是个好天气。”他说

道。

“你要去哪儿？”孩子问道。

“要去远方，等转了风向再回来。我准备天亮前就出发。”

“我也要努力想办法让船主人也驶到远方。”孩子说，“那么，如果你真钓到大鱼了，我们还能赶去帮你的忙。”

“他不会想去特别远的地方。”

“是啊！”孩子回答说，“但是我能看到一些他看不到的东西，比如有只鸟儿在空中盘旋，或者在海豚消失后他才发现。”

“他的眼神不好吗？”

“他差不多快瞎了。”

“这就怪了。”老人说，“他从没捕过海龟，那东西才伤眼睛哪。”

“但是你在莫斯基托海岸捕了这么多年的海龟，可你的眼力却还是那么好。”

“我可是一个不寻常的老头儿。”

“那你现在是否还有足够的体力来应付一条大鱼呢？”

“我觉得还是可以应付的，而且还有很多窍门呢。”

“我们把这些家什拿回家吧。”孩子说道，“这样我就能用渔网去逮沙丁鱼了。”

他们从船上把家什拿出来。老人肩扛着桅杆，孩子拿着木箱，里面放着缠得十分紧密的褐色钓线圈儿、鱼钩和带柄的渔叉。小船的下面藏着那个用来盛

鱼饵的盒子，那里还有当大鱼被拖到船边的时候用来收服它们的棍子。尽管知道没人会来偷老人的东西，但还是把桅杆和那些粗的钓索带回家好些，要知道露水对这些东西很有害，而且，虽然老人坚信这里没人会偷他的东西，但他认为，把一把鱼钩跟一支渔叉留在船上对别人来说实在是一种不必要的诱惑。

他们一起顺着路来到了老人的小屋，门开着，他们就一起进了屋，老人把绕着帆的桅杆顺着墙斜放着，孩子把木箱以及其他的家什放在它的旁边。桅杆跟这屋子的房间差不多一样长。小屋是用一种大棕榈树上被称作“海鸟粪”的坚韧苞壳做成的，屋里边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泥地上的一处用木炭烧饭的地方。在用这结实的“海鸟粪”的硬纤维展平叠盖而成的褐色墙壁上，挂着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像和一幅科布莱圣母像。这是老人妻子的遗物。曾经这墙上还挂着他妻子的彩色照片，但后来老人把它取下了，因为老人看了会觉得自己太孤单。它如今在屋角隔板上，在他一件干净的衬衣下面。

“有什么可吃的吗？”孩子问。

“还有点儿鱼煮黄米饭。你想要吃点儿吗？”

“不了，我回家去吃。要我帮你生火吗？”

“不用了，等会儿我自己来生。要么就干脆吃冷饭算了。”

“我把渔网拿去好吗？”

“当然好啊。”

其实并没有渔网，孩子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把渔网卖掉的。但是他们每天总要说一遍这样的谎话。鱼煮黄米饭也是没有的，关于这一点孩子也知道。

“八十五是个吉利的数字。”老人说道，“你想不想看到我逮到一条去掉下脚还有一千多磅重的大鱼？”